



讀《閒情偶寄》樂活在明清

吳淑慧 ◎ 世新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

李漁（1611—1679？）字笠翁，原籍浙江蘭谿人，生於江蘇如臯。（注1）經歷明清鼎革，目前可見較完整具代表性的傳略文獻，則是光緒年編修的《蘭谿縣志卷五·文學門》中的〈李漁傳〉。（注2）較具有爭議性的是，在文人行列中，李漁生平行徑帶著濃厚的商人色彩，參與科考未成歷經戰亂，爲了維持家計，只得「鬻文爲生」。歸根結柢李漁的家族父親李如松、伯父李如椿原本即是江浙地區藥材大宗銷售商。李氏家族中爲了培育文學資質聰穎的李漁，期待朝向仕宦一途，然而事與願違，遭逢亂離，家庭壓力致使李漁「始挾策走吳越間，賣賦以餬其口」的生活。

李漁文人日常生活，除了個人遣興自娛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展示了明清之際一般文人的「浮世」生活狀態，相對於同時期的文人與李漁採取相同鬻文爲業的作家固然不少，但是李漁卻是首位公開宣稱自己的專業身份。以李漁的性格論，果然是譁眾取寵的說法，但也在文學學術研究領域中受到同等的非議詬病。

李漁採取驚世駭俗的姿態，宣示經商致富、組織家庭戲班創造收益，撰寫備受爭議的情色小說，縱容物質奢侈和感官享受，隨意所欲討論兩性關係，以致於利用官能觀賞角度品鑒女性姿容，這類浮世社會的價值觀，後來的研究者往往予以蔑視甚至是認爲瓦解了中國儒家道統倫理，但這都無損李漁創作文類多樣化、生活化、甚且展現個性化的新興思維。那麼有系統最具代表的作品無非是全盤介紹日常文人生活的《閒情偶寄》。

《閒情偶寄》內容涵蓋層面已非單純僅僅在一般休閒觀念的建構，而是綜觀清代初年日常生活美學的品鑒。全書論及了戲曲創作、戲曲表演、妝飾打扮、園林建築、器物古玩、飲食烹飪、觀花賞草、行樂養生等家居日常生活領域，充分表現了李漁對藝術鑑賞和日常閒暇生活的看法。

一般而言，李漁的《閒情偶寄》，歷來學者評價是享樂生活的寫照，然細心的讀者將可發現從作品本身具備不是以奢華追求爲終極目標，而是如何提昇生活品味，才是本書最大的關懷。現將《閒情偶寄》之篇章條目羅列如下頁表1。

表1：《閒情偶寄》之篇章條目

卷次	總綱	細目
凡例七則	四期三戒	一期點綴太平、一期崇尚儉樸、一期規正風俗、一期警惕人心；一戒剽竊陳言、一戒網羅舊集、一戒支離補湊
卷一～三	詞曲部	結構第一、詞采第二、音律第三、賓白第四、科諱第五、格局第六
卷四～五	演習部	選劇第一、變調第二（附錄《琵琶記尋夫改本》、《明珠記煎茶改本》）、授曲第三、教白第四、脫套第五
卷六～七	聲容部	選姿第一、修容第二、治服第三、習技第四
卷八～九	居室部	房舍第一、欄第二、牆壁第三、聯匾第四、山石第五
卷十～十一	器玩部	制度第一、位置第二
卷十二	飲饌部	蔬食第一、穀食第二、肉食第三、
卷十三～十四	種植部	木本第一、藤本第二、草本第三、衆卉第四、竹本第五
卷十五	頤養部	行樂第一、止憂第二、調飲啜第三、節色慾第四、卻病第五、療病第六

翻開李漁的《閒情偶寄》可充分體會明清之際社會品味的物質化與傳統倫理的鬆動，自明代中期以來，「至今遊惰之人，樂為優俳。二三十年間，富貴家出金帛，制服飾器具，列笙歌鼓吹，招至時於人為對，搬演傳奇，好事者競為淫麗之詞，轉相唱和；一郡城之內，一時於此者，不知幾千人矣。人情以放蕩為快，世風以侈靡相高，雖踰制犯禁，不知忌也」。（注3）儘管欲迎還拒的自忖：「余遵祖訓，不敢違」。仍舊抵擋不住這股社會風潮，日常生活早在十六世紀後期成為當時的標誌。

在此筆者茲列舉《閒情偶寄》中，李漁文學觀與日常生活的體認與篇章要點予以重點提示，在閱讀過程除了瞭解作家之孤心造詣，更是創造自我的讀書情趣。

（一）〈詞曲部〉、〈演習部〉

李漁不僅是位文學藝術創作者，其中〈詞曲部〉、〈演習部〉架構戲曲文學理論，已然逐漸脫離明代劇壇的論述體系，開創李漁戲曲的格局，以「結構」為第一要務；〈演習部〉更進一步以家庭劇團主持人身份，教授場上實際演出，認為只要更動修訂舊劇的本子，賦予現世的時代面貌，給予舊劇嶄新的魅力。

《閒情偶寄》中李漁體現了文學創作沒有所謂的既定的文學形式，每個時代擁有屬於時代精神的文學特質、風格，以及當時的文學時尚，所謂：「歷朝文字之盛，各有所歸，漢史唐詩、宋文元曲，此事人口頭與也；漢書史記，千古不磨，尚矣！唐則詩人濟濟，宋則文士踴躍，宜其鼎足文壇，為三代之後三代也。元有天下，非特政刑禮樂，一無可宗，即語言文字之末，圖書翰墨之微，亦少概見，使非崇尚詞曲，得《琵琶》、《西廂》以及元人百種諸書，傳於後代，則當日之元，亦與五代金遼，同其泯滅，焉能附三朝驥尾，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？此帝王國事，以填詞而得名者也，由是觀之。」（注4）李漁援引歷史事實證明對於文學形式的



表現，並非崇古爲尚，而是符合時代需求反得誕生名家，「其膾炙人口者，不在尺牘詩文，而在《還魂》一劇，使若士不草還魂，則當日之若士，已雖有而若無」。（注5）之所以李漁如此強調通俗小說、戲曲吸引人之處，「如其離合悲歡，皆爲人情之所必至，能使人哭，能使人笑，能使人怒髮衝冠，能使人驚魂欲絕」。（注6）

對於戲曲小說的偏愛，〈詞曲〉、〈演習〉佔本書之大半篇幅，尤其是戲曲文學形式的講究與寫作方法，在此部有詳盡介紹；〈演習部〉更是嚴選作品，調教家庭戲班演出，看重作品的結構、曲律、科誦、格局等；演習部除了選劇、變調中讓舊劇變新以外，在授曲、教白上往往都得曲師口授，馬虎不得。這種嚴謹的教導方式，促成李漁家庭戲班受到當時公卿的熱愛。

（二）〈聲容部〉

《閒情偶寄》最受爭議，並扣緊時代的議題便是以女性爲凝視對象的〈聲容部〉。明清之際的李漁早在三百多年前即談及現代人熱衷的美容與妝扮，其在〈聲容部〉中分別介紹了肌膚、眉眼、首飾、衣衫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。簡言之，「聲」指言談舉止、音容笑貌。即人於日常生活、待人接物、言談舉止的聲音中所表現的儀態之美。「容」容貌，即女子之儀容，包括姿態、衣著、服飾、裝扮等等。

對於女性品鑒是內外兼具，並非一味單純追求外在裝扮而已，他認爲女性除了外在肌膚、眉眼、手足、首飾、衣衫鞋襪的率先考慮。更要緊的是薰陶、文藝、絲竹、歌舞更是不可少。對於身體的審美觀念雖然會隨著時代轉變，歷史文化的意味也會因之價值取捨而有所轉變，外在容貌的修飾依舊是必不可少，除了天生麗質以外，外在治服、裝飾著重於貴潔不貴精，與人相稱、與貌相宜、與體相當，與人的性別年齡、文化素養、內在氣質、社會角色做一適當的取決，更與社會歷史的時代風尚和文化氛圍相契合才是完美的追求。

（三）〈居室部〉

李漁對中國傳統民居建築也很有研究。居室是在日常生活中除了遮陽避雨的安頓之所，更重要的是如何架構居處所在。在十七世紀追求奢華的豪宅大院的炫耀型消費的修建工程中，李漁卻在當時完成了「半畝園」獨具個人風格的園林建築。他認爲房舍要捨得向背、高下、界牆甚至牕檻的製作體宜堅、取景在借，強調居室是爲了提高居住的舒適度；諸如梅窗、聯匾、山石的講究可看出居室主人的品味與情感的投射，他認爲庭園中所建的亭臺樓閣表現，「貴精不貴麗；貴新奇大雅，不貴纖巧爛熳」。（注7）

有意思的是，除了居室的外觀著重與景觀設計，連廁所藏垢納污也特別考量到，身爲讀書人往往在振筆疾書下碰到內急之事，爲了不讓靈感流失，在書房附近設計簡便的便溺所在，可謂「先有容拙之地，而後能施奇巧，此藏垢之不容已也，至於納污之區更不能少」。（注8）種種巧思在當時成爲優性的庭園建築指南。

（四）〈器玩部〉

李漁對於「器玩」所著重的不是價錢的問題，主要在於「巧思匠心」，一切飲食器皿不論貧賤是每個家庭所需要的，〈器玩部〉講究的几案、椅杌、古董、箱籠篋笥、屏軸、茶具、酒具等不在於講求變俗為雅、點鐵成金，依憑外在氣候的冬暖夏涼的考量，每件器物的精巧不追求時髦，陳設器物的位置則貴新變活用排放器物，以心境取勝，恪遵當時庸俗的說法反而壞了器物本質的美好，眼界關乎心境，「人欲活潑其心，先宜活潑其眼」，視覺感官與日常器物相融會，讓生活點滴創造情趣。

（五）〈飲饌部〉

「吾觀人之一身，眼耳鼻舌，手足軀骸，件件都不可少。其盡可不設而必欲賦之，遂為萬古生人之累者，獨是口腹二物。」（注9）這是李漁以為人類外在生理需求認為不可少的部分。過去以農業經濟為主，因此撰寫〈飲饌部〉，將「蔬菜第一」放在最先，於「菜」中即寫道：「世人制菜之法，可稱百怪千奇，自新鮮以至於腌糟醬臘，無一不曲盡奇能，務求至美，獨于起根發軔之事缺焉不講，予甚惑之……有八字訣云：『摘之務鮮，洗之務淨。』」（注10）顯然，作者意在告訴民眾如何做好食菜衛生問題。

對於菜蔬的食法，李漁也有所觸及，做到既通俗易懂，又生動精彩。如：「瓜茄瓠芋諸物，菜之結而為實者也……貧家購此同於糴粟。」（注11）在飲食上可說以新鮮、衛生取勝，現代生活中追求健康至上的飲食習慣，正可取法於此：「吾謂飲食之道，膾不如肉，肉不如蔬，亦以其漸近自然也」。進一步聲稱，「吾輯《飲饌》一卷，後肉食而首蔬菜，一以崇儉，一以復古；至重宰割而惜生命，又其念茲在茲，而不忍或忘者矣。」（注12）除了掛起「崇儉」的美德號召，更重要的是他對大自然物種的珍惜，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，更是現代的殷鑑。

（六）〈種植部〉

李漁蒔花種草最重要的是藉由各式花草之紀錄中，闡發厚德固本、尊重自然、世事難全、民胞物與、觀花知戒，與自然盛衰之人生哲理。在〈種植部〉中除了怡情養性之外，選擇的花種與植物類則在於審美與實用兼具，求雅避俗，栽花蒔草可以利用器物巧添生活氣氛，更可以在當季花草盡情欣賞其盛開容顏。

（七）〈頤養部〉

養生已經是現代社會要務，李漁〈頤養部〉將養生分為五大類，行樂及時是李漁所追求的，但是他認為不管任何階層之人皆可以追求行樂，而非只有富貴人家。可視外在條件、四時節氣、就景隨時行樂。那麼有了行樂後便是要得以「止憂」，千萬莫因身外因素干擾了身心健康；除此之外，飲食上的考量、情慾上的節制，也是養生的要項，這些內外兼具的養生道理，李漁利用個人獨到的見解，說明了身心健康才是「頤養」之上策。

最後一章「療病第六」中，作為藥材商世家的李漁另闢蹊徑，把藥物分成「本性酷好之藥」、「其人急需之藥」、「一生鍾愛之藥」、「一生未見之藥」、「平時契慕之藥」、「素常樂為之藥」、「生平病惡之藥」。謙稱：「以上諸藥，創自笠翁，當呼為《笠翁本草》。」



這些絕非戲言，更是有著深厚的家庭知識的基礎方能得出這番結論。

十七世紀的明清社會，不管是經濟領域或者物質生活上節節提昇，李漁成為當時炙手可熱的日常生活家，《閒情偶寄》則是當時生活的具體呈現，更是現代生活的借鏡。除此以外，李漁不僅以身為職業作家自詡，他的「芥子園」書坊成為當時書籍市場的指標，除了出版個人原創小說與戲曲，也對其他作品有相對的編修，他的文學活動與文藝事業可說是當時社會文化環境相扣合，無疑呈現當時的生活品味與日常概況，反應當時的時代風貌精神。李漁高度現代性，《閒情偶寄》可說商業時代來臨下最具獨特價值的成熟作品。

注釋

1. 據《宗譜》所言：李漁「萬曆卅八年庚戌八月初七日降生，公有著作行世，寄寓杭城西湖鐵冶嶺，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十三日終」。案此，生年應為1610年，卒年1680年。然《李漁全集第二卷·笠翁一家言詩詞集》〈庚子舉第一男，時予五十初度〉明白直言庚子年即順治十七年（1660）五十歲，往前逆推李漁生長應為萬曆卅九年（1611）。而《宗譜》成書年代晚《一家言》整二百年，其言頗需斟酌，本文故擇李漁自述做為定準。
2. 「李漁字謫凡，邑之下李人。童時以五經受知學使，補博士弟子員。少壯擅詩古文詞，有才子稱，好遨遊。自白門移居杭州西湖上，自喜結鄰山水，因號「湖上笠翁」。……性極巧，凡窗牖、床榻、服飾、器具、飲食諸制度，悉出新意，人見之莫不喜悅，故傾動一時，所交多名流才望，即婦孺亦皆知有李笠翁。……生平著述彙為一編，名曰《一家言》。」
3. 張瀚著，《松窗夢語·風俗紀》，頁139。北京中華書局，1997年11月。
4. 李漁著，《閒情偶寄卷一·詞曲部·結構第一》，頁4。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90年6月。
5. 同注4。
6. 同注4，《閒情偶寄卷四·演習部·選劇第一》，頁72。
7. 同注4，《閒情偶寄卷八·居室部·房舍第一》，頁169。
8. 同注4，《閒情偶寄卷八·居室部·房舍第一》，頁174-175。
9. 同注4，《閒情偶寄卷十二·飲饌部·蔬菜第一》，頁253。
10. 同注4，《閒情偶寄卷十二·飲饌部·蔬菜第一》，頁256。
11. 同注4，《閒情偶寄卷十二·飲饌部·蔬菜第一》，頁258。
12. 同注4，《閒情偶寄卷十二·飲饌部·蔬菜第一》，頁254。

延伸閱讀

1. (明)張岱(2006)。陶庵夢憶。臺北市：柏室科技藝術。
2. (清)袁枚。(2007)。隨園食單。臺北市：海鴿文化。
3. (清)張潮原著(2009)。幽夢影(陸本修譯注)。臺北市：文津。
4. 黃永武(1997)。生活美學。臺北市：洪範。
5. 歐諾黑著(2005)。慢活(顏湘如譯)。臺北市：大塊文化。